

总是想得太多

春日书吧 ◆ 戴 蓉

在中心的边缘

听她说 ◆ 南 妮

这个阴恻恻的初春,即便躲到南方,也没有期待中的春阳。一个星期里倒有四五日,天空仿佛一张刚刚失态了的脸,随时都会洒下泪来。华南人客厅里闪着寒光的地砖和硬木沙发让我从脚底到齿缝一路冷上来。原谅我的没心肝,此时我想不起任何的故人,我只想念我的暖空调、鹅绒被和电热毯。

身体一旦不适,心情指数便跟着一路走低。走进书店,抓在手里的也净是调子寒冷、语气阴沉的书。这样的午后,奈良美智的漫画十分合适,那个两眼犹如诡异的上弦月,闪着绿光的小女孩甚得我心。女孩戴拳击手套、手持锋利的小刀或者一张骂人的纸条的姿态虽然突兀,却有一种恶狠狠的真实和痛快。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天使,就像生活并非时时刻刻都甜美多情。偶尔,我们得睁眼看看自己心里涌上来的瞬间的恶毒,一闪念的阴暗,丝丝不甘和怨念:不想老老实实又怎样?另一本

西南的琐事尘语

一般情况下,一天之中,我会有两次从卧室正式步出(其间偶尔的进进出出不算),进入到由书房、休闲厅、客厅和饭厅蔓延而成的一个挺宽阔的室内空间里。一次是晨起,一次是午眠之后。所谓正式步出的意义还在于,我从相对来说光线更加暗淡的卧室进入到相对来说比较明亮的活动区域时,就被各种程度的绿色和灰色的漫射光所包围。绿色来自四周大量的植物,灰色来自成都最常见的阴天的天光。这个时候,我总是会仔细地左右注视一番。

右边是休闲厅的落地窗,看得见小区花园的区间接道。如果运气好的,我一天两次的注视中都会有猫的身影。我所在的这个小区猫太多了。这些猫都很漂亮,还很淡定,经常是三五成伙地蹲在道路中间,悠闲自在地各看各的风景……我一律谄媚地叫它们“咪咪”……

左边是我的书房,书房门正对着花园露台的门,一般情况下,这两道门都是打开的,常常有风,把阳光吹得轻轻荡漾着。花园里有绿得浓酽的水池,池里有红色,池边有石榴、樱花、红枫、桂花和腊梅等好些树,树下的早金莲那橘红的花瓣正在怒放。下午午睡之后,一般情况下我就会穿过书房,来到露台上,在造型笨拙的实木椅子上坐下,摊开书,书页用两个竹制镇纸压好,然后拿起实木大长桌上的毛线筐里的围巾活计,边读边织;这个时候,

让思想拐个弯

无论中外,从前都很讲究吃相。为了练习吃西餐,我曾被长辈要求两个腋下各夹一本书以保持两臂和肘腕的规矩;外祖父也曾要求我在餐桌上不能像只虾米,更不准朝螃蟹看齐,至于吃饭时不能出声、饭后不许咂嘴、夹菜不允许如鸡头啄米一般等等的规矩,更是言犹在耳。但是,从我小时候起,由于大环境所致,实际上已经什么都不讲究了,一代传一代,所以,如今的吃相五花八门,祖辈、父辈、孙辈,吃起来像什么的都有,当然,最终都归结为杯盘狼藉。

在众多吃相中,有一种趴着吃,比较盛行。所谓趴着吃,就是伏身向前,弯下腰,脸贴近桌面,用嘴巴就着碗盘碟吃,从旁边望

屋顶很高,弓形状,四周墙壁上的射灯像黄昏时的日光。人在里面,安静而渺小,好像面对着宇宙与苍穹的感觉。

这是一间韩式桑拿屋。穿上一统的白色浴袍,然后在地上躺下来。是整一片有地暖的方形地砖。微温,渐烫,但是是皮肤能够忍受并觉得舒适的。半小时以上,汗就出来了。

年轻的时候,盛夏之夜,睡在没有空调的宿舍里,就是这样的感觉。热汗淋漓,辗转难眠,最后睡意上来,还是沉沉睡去。蒸什么桑拿呢?费钱去感受新事物。有时候回忆是不受欢迎的。这么笑着坐起来。看一众女人的各式姿势。

大多数是沉睡状。昏暗的光线中只能看见躺着的躯体形状。一动不动,仿佛安睡,又似冥想。突然感觉这样的场合与人的状态都有些像宗教场面。极端孤独与宁静的沉

诗歌口香糖

无 题(253)

◆ 严 力

➡ 各种名目的奖项飘舞
那是虚荣的追求者
往更虚荣者身上撒着糖精

➡ 保险的种类越来越多
而赞美权贵者的保险
既昂贵又廉价
贵是要用人格去买
贱是因为谁都买得起

➡ 看多了谍报系统的连续剧
就发现你最好的朋友
不是在朋友中间
就是隐藏在敌人那里

➡ 多少年来我们歌颂劳动
歌颂劳动人民
直到发现了
污染也是劳动的副产品
所以劳动之前
必须思考方向
方向错了还不如不劳动
还不如少做几天劳动人民

➡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
成为垃圾之后的心态
而是其他人在考虑
如何撰写你的悼词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253 期

趴着吃

去,是趴相。这样的典型形象也被延伸 to 咖啡厅。我经常看见有人喝咖啡也是弯下腰身,脸贴近咖啡杯,再拿小勺不停地往嘴巴里送,一副婴儿啜饮咳嗽糖浆的模样。

如果考证起来,趴着吃确实还有渊源。20多年前为了偿还多年的住宅建设欠债,各地方各单位都在大兴住宅楼。当时的住宅只有过道没有餐厅,餐桌常常被放置在过道里,而“新闻联播”又是多数人晚间生活的必备内容,于是,坐在沙发上,菜碟摆在茶几上,一边扒拉饭菜,一边双眼紧盯着送还迎来、大会小会等等国家大事,就成为许多人家的一景。标准的姿势是:两腿叉开,哈腰弓背,嘴巴虽然对准

睡,像在回忆、忏悔……身体一定得趋于某种极端,精神也会走向某种极端。

有五六个相邻的女人坐起来,簇拥在一起,开始说话。说的是韩语,一句也听不懂。听不懂才觉得好听,像音乐一样柔美与多变。她们先是用克制的怕影响到别人的嗓音谈论什么,一会儿忍不住,声音又拔高了。五六个嗓音的高和低是此起彼伏的,久久纠缠乐不可支。有人敲敲墙壁,示意她们安静。安静了只片刻,她们又开始说话。细碎的,悄悄的,终至又热烈而欢快起来。敲墙壁的人也放弃了。可不是,你躺你的,她说她的。真正要冥想,是什么声音都进不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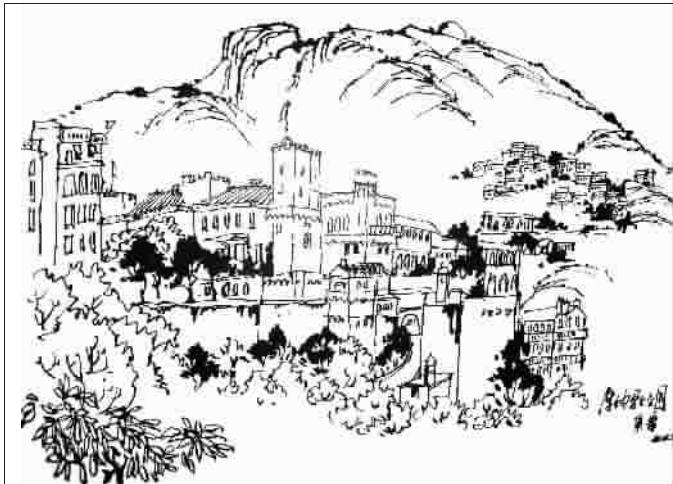
曾在某宾馆的咖啡馆等朋友。前面的一张桌子坐着一对男女。男的是背对着我。女的一直在眉飞色

一九四九年以后,人间比较隆重的称呼,流行叫老王老张老李老毛,这样子叫来叫去,男女通用,不分级别,全社会口径一致,真真别致极了。这种新派称呼里,不光是有了足够的尊敬,亦有了恰如其分的亲密,朗朗上口充分百搭。至于更亲密一点的恩来少奇那种,虽然听着悦耳动人,毕竟不是平常小民可以放声乱叫的,亦就只能做特例看待。

革命性的是,老王老张老李老毛,不仅男女通用,还内外兼行。人民群众回到家里关起门来,夫妇之间,亦是相敬如宾老来老去的,这就相当惊人了。若干年后,香港同胞初回祖国,听见家里夫妇老过来老过去,单位里领导之间老上老下,十分瞠目。私下悄声发表感想,阿拉香港,只有叫家里车夫才叫老张的哇。

再后来就乱了,万马奔腾的年代,称呼自然也跟着翻江倒海,枪林弹雨里,一个“总”字迅速突围而出,成为时代头号体面金字。任何时候遇见一个略微像样一点的男女,闭着眼睛大胆总上去好了,一定不会错到哪里去。王总李总潘总曹总,无缝取代了老王老李,而老王老李,倒真的沦落成了司机保安收废品大叔。

厉害的是,总字的取代老字,亦是全面性的。回到家里,夫妇之间也



钢笔画世界

欧洲袖珍之国摩纳哥

杨秉辉 画\文

摩纳哥大公国位于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向阳的山坡上。面积1.95平方公里,东西最狭处只200米。人口34000人,以人口密度计,则为欧洲第一,居民多操法语、信天主教。全境皆为建筑,并无农业,少许制鞋、食品等轻工业,旅游业为其支柱产业,蒙特卡洛为世界著名赌场,各国巨富在此一掷千金,也同时养活了小国的公民。此图在一小山坡上所绘,该国之景十有七八了。

舞地对男士说话,说的是日语。她有一张年轻美丽的脸,烫着微微的卷发。她一边说一边还打着手势,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莺喉流转,妙不可言。说话,女人的说话,说着话的女人竟是有着这般的魅力。或许正因为我不懂,才更能纯粹地欣赏女人说话时的外观之美。

一直到我的朋友出现,那个背对我的男人都没有插话。他是一个倾听者,女人像小鸟一般的叽喳,或许也是因为得了无声的鼓励。

恋爱中人,或者是极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一个大男人才会有耐心听女人的琐碎细语。

当语言只呈现为声音,人的嗓音、嗓音的抑扬顿挫便有艺术般的美妙。倘若只是中文聊天,沪语对话,可能听到的是一些耳熟能详的俗词滥调。

夫妇善哉 ◆ 石 磊

颇有总来总去的。听妇人闲话家常,无数次听过阿拉王总这礼拜出差西安,阿拉雷总明朝不回来吃夜饭,云云。顶顶惊悚,是听男人讲自己贤妻,阿拉汪总今朝穿的靴子,是刚刚从巴塞罗那买回来的。第一次听到,没忍住,哗哗笑开了,惹得那个娶到汪总的好命男人,白眼乱翻的说。

还听过太太叫自己丈夫张先生徐先生的,效果亦十分惊悚,阿拉张先生长阿拉张先生短,听起来,无论如何不像一对和谐夫妻,倒更像一对假面夫妻,道貌得不行。亦听过连名带姓从头到尾一套叫全的,叫起来口感很差,听起来耳感很硬,总体效果真真要命。再来便是叫英文名的,玛丽海伦强尼詹姆斯,婉转是婉转了许多,分寸却不好拿捏,毕竟是中国夫妇,当众叫自己太太一声桃丽丝,语调稍稍跑歪一点,就十分猥琐可疑了。当然,顶顶经典响亮万世流芳的一个称呼,一定是,老头子,老太婆。粗是粗的,俗是俗的,恩情却是半世满载的。这个也只有深谙中文奥妙的中国人,才能懂得了。否则,你要怎么跟外国人解释,这不是骂人这是呢称呢?

省了darling们追查追问,我自己主动坦白,我叫我老公:老包子,车间主任以及呆滴或欧多桑,视心情、视场合、视角度,灵活切换。